



人进鹤退 盐城上演湿地之争

■2007年,盐城丹顶鹤保护区的面积由680万亩锐减为420万亩,缩水38% ■到盐城越冬的丹顶鹤数量逐年减少:2007年654只,2008年601只,2009年502只,今年仅有477只

前一天晚上的冰雨没留下一点痕迹,冬日的黄海之岸天高云淡。

站在早已不是海堤的海堤上——盐城沿海多为淤积型海岸,每年被海水冲积于此处的泥沙都会把海岸线向东推进——放眼向东看去,视线所及之处看不到一点海的身影。

而这一望无际由芦苇、水面构成的湿地,正是数以百计的丹顶鹤每年冬春赖以生存的越冬地,也是朱哲琴口中《真实的故事》主人公徐秀娟献出了年轻生命的地方。

这儿是盐城人的骄傲,是江苏打出的生态名片之一,却也是一些基层政府眼中被浪费了的一块“肥肉”。越来越多的国家生态战略,海岸线最长的盐城“东进”已是必然。然而横亘于这条东进路上的,就是丹顶鹤保护区——这个保护区在盐城沿海的每个县市都有地盘,2007年前的面积高达680万亩。

2007年之后,丹顶鹤保护区的面积变成了420万亩。减少的这260万亩土地,被所在的各个县市或建成港口,或成了临港工业储备用地。实际上,这只是发生在盐城海滨的人鹤之争的一个最近的例子而已。自保护区成立以来,人类从来没有放弃过与这种大鸟在资源上的争夺。所不同的是出手的对象,以前是老百姓,现在却是政府。

快报记者 言科 盐城报道

占据了盐城沿海的“湿地之神”

进出丹顶鹤保护核心区,只有一条路,仅能容一辆车通过的土路。坑洼土路的远端是海天相接之处,茫茫不见尽头。

路的两边是一望无际的芦苇地,枯黄的芦苇枝叶伴随着冬日的海风起伏,发出低沉而整齐声响,与之相映在空中盘旋着的,是刺耳而尖锐的风声。车辆在颠簸中驶向了核心区的深处,这儿是法律禁止人类出现的无人区,入口处常年驻守着武警战士,枯黄的芦苇枝叶伴随着冬日的海风起伏,发出低沉而整齐声响,与之相映在空中盘旋着的,是刺耳而尖锐的风声。

车辆在颠簸中驶向了核心区的深处,这儿是法律禁止人类出现的无人区,入口处常年驻守着武警战士,枯黄的芦苇枝叶伴随着冬日的海风起伏,发出低沉而整齐声响,与之相映在空中盘旋着的,是刺耳而尖锐的风声。

在浅塘里,丹顶鹤面对车子的方向停止了动作,稍作反应后,碎步跑开。在滩涂湿地里,丹顶鹤位于食物链的上端,是这片土地的王者。远远看着高傲的丹顶鹤,才知道“湿地之神”的美誉为什么独独给了它们。

盐城丹顶鹤保护区是当地人的俗称,它的全名是“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”,但外界几乎没有人关注这个保护区里的还生活着的、除了丹顶鹤以外的另外11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,以及67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即便是当地的政府官员,也都用丹顶鹤保护区称之,丹顶鹤是这个现在420万亩保护区的灵魂所在。

1983年批准,1984年10月挂牌,盐城丹顶鹤保护区已经走过了整整26年。这是我国最大的海岸带保护区,全境位于盐城市范围内,辖东台、大丰、射阳、滨海和响水县市的滩涂,涵盖了盐城所有的沿海县市,跨越的海岸线长达582公里。丹顶鹤保护区按保护层级设为核心区、缓冲区和实验区,每个区的功能和保护级别各有不同,而核心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,按现在的面积来说,其只占总面积的7%左右。这个核心区是受到了严格的管控,而剩下的93%则是分散于五个县市,与海岸平行呈带状分布。正因为跨度大,穿越的县市多,偌大的保护区与所在的居民居住地、

沿海的多个农场、盐场齿状相邻,也与人类的活动紧密相连。

26年前,盐城的滩涂也基本上等同于一个大的“无人区”,在此生活、谋生的只有为数不多的盐农、渔民以及赶海人。

一个曾在本地生活过的人士这么回忆自己童年的一次海边之行:骑了两个小时的自行车后,来到了海堤之上,那时的海堤还没有成为公路,海堤上种满了树,海堤下就是刚退去海潮的滩涂,伙人顺着滩涂向海的方向,走出去一个小时也没有见到一个人。

那是在1987年前后。现在,保护区核心区的射阳段海堤下已看不见海水的痕迹,这么多年来淤积把海岸线向东推进了约十公里,在海堤边目及之处,都是成片的鱼塘,海堤内则已形成了分布居民点的小街巷。

这一切,源于市场的活跃,更是沿海居民们不断“东进”寻找生存空间的必然结果。而这一过程,侵蚀的是丹顶鹤和它们数以百万计的鸟类同伴的生存空间。

这个争夺,从保护区建立之初,就没有停止过。“给我一个团也管不住”

最初的争端,集中于附近居民对海产品资源的争夺,并在1996年至2002年期间达到最高峰。在1999年之前,丹顶鹤保护区的核心区与外界并无阻隔,在那个时候,当地居民并不需要越任何屏障就可进入核心区。在1999年,保护区沿着核心区的外围开挖了一条界河,用水将核心区与外界人为隔开。

“成群结队的人进入核心区,捡贝壳类海产品,因为这后面有巨大的利益,比如说泥螺,现在品质好一点的可卖到八九元一斤,差一点的也有三四元一斤,而一个成年人一两个小时可以捡到10斤左右,利益巨大。”保护区办公室主任陈浩说。核心区禁止人进入,这也导致了泥螺这样的海产品大量“库存”,附近居民纷纷涌入核心区抢海产品,而阻止他们进入也是早期保护区巡护人员的日常工作。冲突自然也不断,陈浩曾经有一次被40多个村民围追堵截。那是在2000年,他和警察一起前往村里做



鱼塘就在保护区界碑附近

工作,警察先走一步,他落了单。

“四十几个人满满一卡车,手里拿着棍棒,一路追我,我最后一直跑到了一个养殖户家里。和这家夫妻俩商量后,最后是躲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才躲过了一劫。”陈浩说,最后虽然也向当地政府反映,但最终不了了之。村民们最终还是砸了他的办公室。拦截、打击盗猎也是巡护人员的重点工作之一,巡护员曾多次在面對盜獵者時被用獵槍威嚇過。盜獵是犯罪,一旦被抓要坐牢,但即便如此,盜獵者還是源源不斷。

陈浩有一次和同事抓到了一个持枪盗猎者,对方拿着一支双管猎枪,见被发现就用枪指着两人,但最终直到被抓,也没敢开枪。警方后来对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开展过多次集中收缴行动,村民们手中基本上没有了猎枪,但盗猎却从没有停止过,因为这其中也有巨大利益。一只野鸭在南方可以卖到两三百元,而抓猎野鸭几乎没有成本,盗猎者络绎不绝。

没有了枪,有盗猎者开始投毒、下网捕野生鸟类,并多次酿成了大祸。据中国林业科学数据中心发布的一则消息称,1991年11月在大丰王港以南因投毒捕野鸭,毒死12只丹顶鹤,1990年冬至1991年春,在王港以北的海丰农场滩涂毒死4只丹顶鹤。陈浩说,村民们真正的盗猎目标并不是丹顶鹤,而是野鸭,但下了毒之后却误杀了丹顶鹤。据盐城当地媒体报道,2008年冬至2009年春这个丹顶鹤越冬季,共有8只丹顶鹤非正常死亡,其中的7只是被毒死,而只是触高压电线死亡。盗猎者下毒有多野蛮?公开的一则案件报道说,当地三名村民在几个月内就投毒喂响午药数百公斤。盗猎和偷抢海产品资源,在

1996年至2002年期间泛滥的原因,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活跃,海产品和野生动物的需求量增加,价格也在飙升,利益的驱使使之屡禁不绝。

“很难管,给我一个团的兵力也管不住。”陈浩说,仅一个核心区的保护已经使管理人员疲于奔命,而纵观分布于500多公里海岸线上的整个保护区管理,只有50多人的保护区管委会力不从心。

在江苏省环保厅网站上,记者看到了环保厅发给射阳县政府的一封处罚函件,称射阳县海洋渔业局下属企业在保护区内围垦,在通知县政府后却一直沒有收到回应,遂发此函要求其阻止围垦并报告处罚情况。

环保厅的函件特别指出“保护区在国内国际上有重大影响”,以此督促地方政府强化监管。类似的争端不断,经济利益的驱动,让越来越多的利益方把视线投向了这片尚未被人类过多涉足的滩涂——“一个投资上千万,存栏规模在20万头的养猪场未经批准正在缓冲区內施工,保护区管理处发现后立即叫停……”

“保护区周边一个县的主管副县长专门门拜访,这个县规划建设一条投资达数亿元的高等级公路,其中,经过保护区缓冲区的线路有约20多公里。保护区管理处断然加以拒绝,要求其改变线路,重新选址建设……”

这些是丹顶鹤保护区交给江苏省环保厅的材料,公开于网络上。这是些零星的工程和建设项目的,而在大的项目面前,保护区已经为它们让了路。

据了解,2007年,丹顶鹤保护区的面积做了一次重新划定,整个保护区的面积由创设之初的680万亩锐减为420万亩,少掉了260万亩,缩水了38%。少掉的260万亩从此不再是丹顶鹤保护区的范围,成了地方建设的沃土,新建成的港口、工业区、风电火电项目,占据了丹顶鹤之前的活动区域。其中的风电项目最受质疑,有学者称风力发电机为“鸟类的绞肉机”。更有研究表明,有风力发电机组的区域,野生鸟类的意外伤害很大部分是由发电机造成,从鸟类尸体上发现有骨折情形。“保护区内的建设依分区的不同,审批权限和级别不同,对地方政府而言成本很高,比如核心区如果要开工建设一些项目,

“如果说以前是老百姓在和丹顶鹤抢资源的话,现在和丹顶鹤抢的,就是政府。”当地一政府工作人员这样评价。

政府与保护区的最大冲突,就是土地。而这也被认为是盐城沿海开发的最大优势所在——廉价的土地。

在江苏省环保厅网站上,记者看到了环保厅发给射阳县政府的一封处罚函件,称射阳县海洋渔业局下属企业在保护区内围垦,在通知县政府后却一直沒有收到回应,遂发此函要求其阻止围垦并报告处罚情况。

环保厅的函件特别指出“保护区在国内国际上有重大影响”,以此督促地方政府强化监管。类似的争端不断,经济利益的驱动,让越来越多的利益方把视线投向了这片尚未被人类过多涉足的滩涂——“一个投资上千万,存栏规模在20万头的养猪场未经批准正在缓冲区內施工,保护区管理处发现后立即叫停……”

“保护区周边一个县的主管副县长专门门拜访,这个县规划建设一条投资达数亿元的高等级公路,其中,经过保护区缓冲区的线路有约20多公里。保护区管理处断然加以拒绝,要求其改变线路,重新选址建设……”

这些是丹顶鹤保护区交给江苏省环保厅的材料,公开于网络上。这是些零星的工程和建设项目的,而在大的项目面前,保护区已经为它们让了路。

据了解,2007年,丹顶鹤保护区的面积做了一次重新划定,整个保护区的面积由创设之初的680万亩锐减为420万亩,少掉了260万亩,缩水了38%。少掉的260万亩从此不再是丹顶鹤保护区的范围,成了地方建设的沃土,新建成的港口、工业区、风电火电项目,占据了丹顶鹤之前的活动区域。其中的风电项目最受质疑,有学者称风力发电机为“鸟类的绞肉机”。更有研究表明,有风力发电机组的区域,野生鸟类的意外伤害很大部分是由发电机造成,从鸟类尸体上发现有骨折情形。“保护区内的建设依分区的不同,审批权限和级别不同,对地方政府而言成本很高,比如核心区如果要开工建设一些项目,



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示意图 制图 李荣荣

“保护区周边一个县的主管副县长专门门拜访,这个县规划建设一条投资达数亿元的高等级公路,其中,经过保护区缓冲区的线路有约20多公里。保护区管理处断然加以拒绝,要求其改变线路,重新选址建设……”

这些是丹顶鹤保护区交给江苏省环保厅的材料,公开于网络上。这是些零星的工程和建设项目的,而在大的项目面前,保护区已经为它们让了路。

据了解,2007年,丹顶鹤保护区的面积做了一次重新划定,整个保护区的面积由创设之初的680万亩锐减为420万亩,少掉了260万亩,缩水了38%。少掉的260万亩从此不再是丹顶鹤保护区的范围,成了地方建设的沃土,新建成的港口、工业区、风电火电项目,占据了丹顶鹤之前的活动区域。其中的风电项目最受质疑,有学者称风力发电机为“鸟类的绞肉机”。更有研究表明,有风力发电机组的区域,野生鸟类的意外伤害很大部分是由发电机造成,从鸟类尸体上发现有骨折情形。“保护区内的建设依分区的不同,审批权限和级别不同,对地方政府而言成本很高,比如核心区如果要开工建设一些项目,

“保护区内的建设依分区的不同,审批权限和级别不同,对地方政府而言成本很高,比如核心区如果要开工建设一些项目,

不断遭受质疑,前不久,有网络媒体质疑其将核心区的水面承包出去,用作创收。

对此,陈浩称这是一个生态恢复工程,是经过环保部门和政府批准的,而更是三方得益,“鹤能获得水和食物,地方能解决就业,而保护区也能创收。”

陈浩之所以不排斥创收,是因为他觉得国家的补贴远远不足以支撑保护区的运作。

保护区50多个人中,只有30个事业编制,其中又有15个人是财政供养,其他的都是要靠自身的创收。”

保护区的另一位负责人则抱怨,这个正处级单位的一年汽车费用只有8000元,却要进行500多公里的海岸巡视。

不过相比其他类似的保护区而言,他们已经觉得自己并不是最差的,“有一个同样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,成立了四年了,不给编制,没有拨款,你说这个保护区最终会成为什么样子?”

保护区在采访中的感觉是,丹顶鹤保护区工作人员26年来的付出,远超过这些争议的声音。

“一年3万多,家远离市区,在海边的滩涂上风吹日晒,夏天蚊虫叮咬,冬天酷暑寒击,我们都忍下来了。”陈浩说,很多人也曾想过在当地安家,但孩子的教育让所有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保护区里一些双职工的家庭,夫妻俩常年无法团聚是很普遍的现象。不断的值班,下到保护点值守,是家常便饭。盐城丹顶鹤保护区成立后不久的1987年,来自东北的养殖姑娘徐秀娟因寻找走失的天鹅而不幸溺水牺牲,由这个浪漫凄美的故事创作的歌曲《一个真实的故事》广为传唱,也让更多人了解了丹顶鹤保护。

徐秀娟和这首歌已经成为了丹顶鹤保护区的形象代言人。“我们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,我们代表着不会说话的丹顶鹤,也是同样不会说话的我们后代的代言人。”陈浩说。

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是,整个保护区的野生丹顶鹤数量都在减少。

有477只。“实际上,核心保护区内的丹顶鹤数量并没有减少,今年共有399只。”陈浩介绍。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,即核心区的保护严密,丹顶鹤的生存环境得到了保持。

而面对不断向东朝着大海的经济发展趋势,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也觉得很是无奈,由省环保厅和盐城市政府双重领导的丹顶鹤保护区,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去为丹顶鹤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。

“我们的目标是死守核心区。”陈浩的话颇有悲壮意味。未来会怎样?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不回避,却又不得不面对现实,一些人认为,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延缓丹顶鹤灭亡的时间。

因为沿海开发的国家战略势在必行,更因为盐城抓住的是难得的发展机遇。在发展家乡经济这个看起来似乎更突出的问题面前,保护区人也在犹豫,到什么程度才是平衡点?

保护区的丹顶鹤,从东北飞过来要两个星期的丹顶鹤,有一天可能真的会成为无家可归的孩子,它们有可能在港口码头的桩基下,在发电厂和工业区的围墙边寻找自己的栖息地,而它们在高空飞翔时,会绝望地发现,自己的脚下是旋转着的风电扇叶,蒸腾着热气的烟囱。

这一天,或许迟早会到来。

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,是一个老话题,也是一个看起来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。盐城因为种种原因发展滞后,千万盐城人有权利获得更好的生活,但是并非不判断断,事情也许并不一定是两个极端,经济与生态并不一定找不到平衡点。在选择发展步骤和产业形态上,需要决策者有足够的智慧。

“也许再过若干年,我们已经有钱了,但这钱已经买不回我们曾经拥有的丹顶鹤了。”保护区一位工作人员说的是实在话。

快报记者 言科

记者手记 城市规划图 丹顶鹤的判决书?

丹顶鹤有一种摄人心魄的美,夕阳的余晖中,丹顶鹤的身姿被勾勒出了一个优雅的弧线。在这样的画面面前,我只能感慨于造物主造物之神奇。

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,野生丹顶鹤很少生病,在面对大自然各种病毒的侵蚀之时,它们仿佛有着天生的免疫力。正如传统文化如“松鹤延年”所表达的,鹤的理论寿命可以高达六十年,在鸟类中也是长寿者。但即便如此,它仍然是低等动物,而主宰这个世界的是高等动物,是我们人类。

丹顶鹤的命运由我们掌控。我们就可以划定它的生活范围,让丹顶鹤们必须接受这样的裁判,它们只能在这个保护区内活动,离开就意味着遭受毒杀,遇到枪口和无处觅食。或者就像国外一些地方做的一样,让丹顶鹤等待着人类的喂食,不必迁徙,也无需飞翔,由候鸟转变成家养的宠物。

这是大部分野生动物的命运,丧失天性,面对人类的驯化俯首帖耳。丹顶鹤能够活这么久,完全是因为它的幸运,它的栖息地是在盐城,一个相对落后的经济欠发达地区,但这也是它的不幸,因为盐城地处东部沿海地区,经济的发展已是必然。

由丹顶鹤保护区出发,不管是向南,还是向北,所到之处都能发现一些立于路边的规划图牌。码头港口,临海新城……规划图上的红绿地块,紧张的时间表勾勒出了一代人的雄心壮志,却也是给丹顶鹤下达的一份判决书。

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,是一个老话题,也是一个看起来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。盐城因为种种原因发展滞后,千万盐城人有权利获得更好的生活,但是并非不判断断,事情也许并不一定是两个极端,经济与生态并不一定找不到平衡点。在选择发展步骤和产业形态上,需要决策者有足够的智慧。

“也许再过若干年,我们已经有钱了,但这钱已经买不回我们曾经拥有的丹顶鹤了。”保护区一位工作人员说的是实在话。

快报记者 言科



核心区的部分水面成了鱼塘 丹顶鹤很容易受惊吓,记者只能远远地按动快门 快报记者 言科 摄